



07209

明文奇賞卷九目次

方孝孺

文

誚伯牙文

里社祈晴文

贊

春秋諸君子贊序

石碣

季良

臧僖伯

明文奇賞

卷九目次

公子友

叔盼

劉康公

范文子

子臧

臧文仲

祁奚

文魏絳

孟獻子

季札





子皮刈雪圖贊

子家羈序

文公翁獨守

張公詠蜀守

三賢贊序序

序司馬子長序

韓退之五式學序

歐陽永叔

尚友五贊序

諸葛武侯五賢歸省序

明文奇賞 卷之四

陸宣公

范文正公

韓忠獻公

司馬文正公

云敞贊有序

楊喬贊有序

田疇贊有序

李太白贊

孔璋贊

袁安臥雪圖贊

御書贊 有序

宋方中像序贊

赤壁圖贊

畫梅贊 有序

馬圖贊 有序

序

送凌君入太學序

贈王仲縉序

范氏族譜序

送平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明文奇賞

卷九目次

三

書

與蘇先生 其二

荅林公輔

與士修 其二

與王修德 其四

與鄭叔度 其七

荅劉養浩 其二

荅王仲縉 其三

荅閩鄉葉教諭

荅許廷慎



答俞子元

傳

孫伯融炎傳

題跋

題神異經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跡

題顏魯公書放先生石刻

題朱子手帖

跋劉府君墓碣後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明文奇賞

卷九目次

四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題米氏山水圖後

題隴磴子墓碣後

墓碣

王君國祥墓碣

銘

寧野軒銘 有序

祭文

附哀詞

祭太史公三首

祭王博士

鄭生祐哀詞

吳氏二賢母哀詞

祭太史公

祭宋仲珩

明文奇賞

卷九月次

五

祭太史公

吳氏二賢母哀詞

祭宋仲珩



明文奇賞卷之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文 諸伯牙文

方孝孺

舉人者選  
十人者比  
可思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為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義  
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為文諸伯牙且正張子之陋其辭  
曰戰國之士好夸嗜毗恒詭實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  
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違世者嗟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  
有憾焉蓋惜子為藝也善而為識也卑君子之學自得  
而已苟余中之有樂違恤世之愠喜感子期之見知遂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一

絕絃於既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不知舉世  
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為絕藝俚歌巷語嬰孩啟齒惟  
其不知乃為至貴子之不幸子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  
之愛俾爾望於人也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  
自適天地日月草木庶類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為不  
得雖子期接踵譽言盈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  
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效于邇嗟伯牙乎爾曷  
不以萬物為一身以太虛為知己等毀譽於浮說而游  
心乎冲漠之鄉下迫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  
聽無言者語奚為栖栖焉隘狷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為

小技而予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里社祈晴文

只是罵吏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之。既奪於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淫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將之。今雖已無可奈。然遺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訴於帝。而退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效吏之爲。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於神。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爲而不察之。民之命懸於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告。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二

小技而予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昂然

春秋諸君子贊有序。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碯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為法云。

石碯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為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先事而諫。徵若著龜。始不吾從。弒逆果作。徐發一言。元寇就

明文青賞

卷之九

三

縛春秋所書篡弒。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英識大器。仇牧晏嬰。視之有規。世悅苟難。滅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強。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荆楚之隨。可坐而取。久而不忘。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驚有旅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奸雄相賀。世無人望。雖強易破。長孺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彼冥弗思。忽不知貴。我懷生民。今也詎恃。

感然

臨危善斷  
是一作手



讀法之進  
一層

戡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禍  
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其事  
雖微其志已荒有臣僖伯憂其慚懈昌言正色以訓以  
戒天稔其禍聞善不為鍾巫之難實兆於斯聖之求諫  
匪曰觀美羣情既宣萬事畢理自以為智厭棄人言篡  
弒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我思若人中古  
遺直對仗其骨以懸於春林泉公志其來繼固公東遊  
曾去適公子友而津之中隨藉萬變歸歎其難來  
曾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僖之間兄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四一

凡大語

弟多故叔牙慶父交紊王度親為骨肉義存君臣縱則  
廢法斷傷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驥虎踣蛇豕屏  
寡才優於為齊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周公東征  
克對文武烈烈季子不忝皇祖後世之士量小才輕大  
故臨前驚怖失聲聖賢至公狗道忘已後國先家季子  
所耻辭其隙間善不為也

淺而醒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污叔盼之賢高  
潔蓋世非義之祿笑而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斯君獨深  
恥之安乎賤貪我捆我履可以衣食我身雖勞吾義已



得彼爲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導疑作通其心則窮人之

所趨不我能止我之所志不以易彼卑卑小夫利達是

圖朝讐夕臣犬豕不如伯夷之清子臧之節周公之孫

曾邦之傑姓以幸爲帝上執不刻與蕭壽或事不言

劉康公

春秋道學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真千載一人春秋之間何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致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夢夢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速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五

德下衰以法縻之上曠其職下悖其紀孰非天民嗚呼

劉子

范文子

劉康公以議論紀文子以贊事皆有川道學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子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識微慮遠以勝爲懼勇于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其王蠻方沸騰衆誇威強獨有憂色外患盡寧非計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興蕭牆先事有言衆謂迂怪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晉亂平吳全益之邦多忽永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子臧

春秋尚利  
則稱子臧  
孟獻尚息  
則稱祁奚  
子及向兵  
則稱范文  
子魏絳尚  
俗則稱  
李札

恒人於利錙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名節可尊官取瓦礫棄遺璵璠篡弒紛紛孰非臣子先生醜之恐其汚已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為曹宗臣秦楚有王雄霸中國戰不足稱手載汗辱去彼取此疇能與偕以利易生果何人哉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國之典刑仁義之言煥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沒後人宗之指為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事無餘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六

名大夫立言後世是式念哉勿忘尚懋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善類興起欲知其心尚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人以為比吾舉其能孰為隙譬孰所怨惡吾取其才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為國得人苟利於國追恤我身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毀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徇大公舉譬與子取謫速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偽治功日汗豈特夫子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跋夫好兵而懷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鑒凶德卒傾厥宗三郤受誅假手厲公允文魏子以兵爲戒輯和戒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績業文襄政教具修意之所嚮靡有不服羣賢在位魏子之力士不知道以戰爲嬉孰能無爲坐制四夷

世無材智不過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爲國魯號多士粲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侈國貧言利愈密宣成之間苛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雞豚不畜富盡天下恒患不足古稱盜臣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七

或以爲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不度乎義尚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博達通微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夷以夏桓文之績不足與伍天將喪吳嚚童僭攘晦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興蓋曰有命行非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爲譽爲尤孰明子心其惟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季子有知當爲流涕

晉書卷之九 季札 子皮 兵而對以一笑姑遂云入國天鑒凶德卒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已無異人之勝已善者已能翼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賞罰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爲公卿師僑實國禎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非子知人羣枉孰容鄭之有政夫子之功紛紛鄙夫識闇量淺已則無能惡人爲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孰起子皮吾爲執鞭

正不以成  
欺論人

曾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遜齊居晉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爲謀猷甚遠拒而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九

不從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世嘉其績彼也才夫子以德

蜀守贊

文公翁

俗吏亦好  
士賦名耳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矯矯先生知政之首閔俗之龐化民以道肇建學宮俎豆詩書英俊如雲從于後車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教顯行齊于鄒魯兩漢之間號蜀多才孰啟其端先生所培惜其不遇



惠止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吏卑卑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不

可憐

為政匪難患才之卑才優於事乃克有為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梁益其尤坐鎮西南分天子憂時其寬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奸強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為世名臣將相無功名隨身逝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公神在天嗟彼儉邪敢執公鞭不

三賢贊

有序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一

聖賢之道以養氣為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竊有意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雄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為贊辭時觀之以自勵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為足也作三賢贊

司馬子長

贊辭

三代之隆斯文顯然惟太史公震盪奮騫江河之深秦華之高大包宇宙小析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之辭楚漢之雄章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亡公手紀



述掃刮晦蒙揭茲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彼敗降者  
名將之孫公白其辜覆謂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就死所  
不死者建大名爾各立不磨赫赫哉哉比績丘明功孰  
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儼公去千  
年斯文湮沒紛紛鄙夫敢繼公筆謝太平朝人

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勢不有先生孰與斯文先生之生志  
豪氣雄手扶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詎排  
佛老扶起孟荀誰與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  
萌喁喁鱷魚為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大海茫茫

明文音賞

卷之九

五嶺蒼蒼發為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  
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于戈先生在唐與之  
為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長  
存磅礴上下有繼徽猷不在來者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寔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為誰曰  
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為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黷昧公曰  
嘻哉非予疇繼刪煩削華去其艱深大獲咸池厥音沉  
沉如玉之温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旣暢且明伊周以來  
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旣掌帝制亦預國政正



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比  
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誦公哲於知人何哉鉅  
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尚友五贊

有序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之  
德。欲以有爲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不見  
乎世也久矣。慕事功者多蔽于卑近。務高遠者每病于  
難行。吾求士于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  
行不倍于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之才士。今世  
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贊其盛以識余之私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十一

不安于三  
賢又不交  
于五友真  
志士

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全。此余之志也。以五君  
子爲足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之志亦非五君子之  
志也。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  
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乎天。實  
厄之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  
亞古學。不傳士氣。益甲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外。媚悅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慨



諫書多流  
弟又有讀  
諫書而流  
涕者耶

范

五

正無可喜

只是至誠  
感動盡方  
維持

然哀之君非堯舜媿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許遺闕忠邪  
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  
元豈若俗儒以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為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已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貴  
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  
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狡所忌就其所成充足經  
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訾以為狂誰能致遠  
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十三

生民難諶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喬  
嶽巨川未嘗有為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初如  
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為初為  
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為民憂樂世彌遠矣  
孰尚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于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為萬  
鍾不受逢時多艱為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  
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脩政化甚速誠于為善四海悅  
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黜在天汝果何心



崇布后以  
風頑徒

云敞贊有序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爲也而况身不至於  
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人寧  
舍其生以徇利而不屑勉其身以爲義死于利者首交  
於世而爲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  
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  
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古之仁  
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  
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  
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耻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十四

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  
古人蓋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爲孝昭皇后授  
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夫以帝后而爲師  
傳服羣臣不以爲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于  
上雖以強臣亂賊之威指叱鼎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  
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  
以爲盛也與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錮其子弟門人多更  
名它師而平陵云敞幼時爲大司徒掾獨自劾吳章弟  
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爲纒布而敞  
竟以是名後世敞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爲魯郡大尹



其行已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  
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敵者必衆矣畏禍惜  
位竟泯滅無聞而敵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  
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爲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  
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  
之不足仗也余是以贊之以爲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  
法贊曰

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觀于生死乃見厚薄朝以爲師暮  
則昔之人實易誰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曷以  
知之偉然大節妻子在後鉄鎖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十五

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視更名者犬齒之伍道喪名散  
俗益壞偷面恭背違犬鼠所羞不趨其難矧狗其死我  
獨何人嗚呼云子

楊喬贊 有序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  
者未嘗畏其爲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爲虎  
而畏之則必爲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  
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爲  
物所動將爲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  
士及其衰也貧儒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



得志以至于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况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爲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爲可恥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葑蒨無以異，曾何足願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汙，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爲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與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十六

若具此眼  
則卑卑勢  
利皆飢不  
可食寒不  
可衣者

象筆

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知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常喜孺子爲人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歎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贊曰：

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



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二人其入視其不與也

田疇贊

有壽

田疇贊有壽則其壽豈不與哉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爲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

之爲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

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

機者衆也苟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此子房董卓呂布

不爲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爲漢而死則可以與

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爲異也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十七

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

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爲之報讐公

孫瓚旣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旣

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

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

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

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

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

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

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

要做忠義之士其出處必有可觀



國初諸年  
筆皆以氣

勝於摹向  
乃爾

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詞曰  
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為駑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為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有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為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為疇我與為友

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洩天之奇矯矯李公雄

明文奇賞 卷之九

蓋一世麟游龍驥不可控制牝糠萬物甕盎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為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瞋目開于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于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尚視于公

孔璋贊 有序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地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眾矣天下安



待乎此蓋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鬪之不止一人叱之卽愧作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則位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舉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觀其輝光者德弘乎中聲名著乎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

爲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秦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爲凜凜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擠搆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爲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



龍所依。既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禡其魄。人望既隕。唐幾不國。我謂玄宗。不若孔璋。義聲洸洸。暴于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表安臥雪圖贊

士必有守。乃果於爲。苟賤卑汗。大節已隳。烈烈司徒。處困不折。志行皎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萬乘安危。寄公一身。羣實朋奸。海內震恐。正色揚言。端不敢動。孰能使然。惟氣直剛。養諸衡門。施于廟廊。臥雪有圖。千載作則。貪夫視之。尚喪其魄。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二十

御書贊

有序

蹇咎有媿  
此替矣

中書舍人臣蹇義以忠謹蒙 寵遇

皇上爲更今名而 御書以賜之。會臣以校文來 京

師義以見示謹稽首作贊曰

惟天不言以象示人。錫羨垂光。景星慶雲。聖人憲天與天。同德誕宣。至文以立。民極包犧之畫。神禹之疇。昭揭天心。臨照九州。後王稽古。莫不有作。孰能巍然前聖。是若明明我 皇聖與神通。煥發天章。衣被萬邦。嶠夷昧谷。髻童鮐叟。大訓宏謨。傳誦人口。惟是御書。世則罕觀。如彼瑞物。時見人間。虹光寶氣。上燭霄漢。見者稽首心



駭目眩臣義何修乃克有之天錫嘉名孰與之夷常人  
萬言理有未足惟聖一辭終身可服君臣之體父子之  
倫遠之天下邇之修身由義而行罔有弗至對越幽明  
浩然無愧古人作聖敬立義行推其緒餘可臻治平衆  
兆寡知舍此弗踐心學無傳事功靡建義尚念哉祗奉  
聖猷天子命汝俾自慎修如山如河如鼎如璧以利  
萬物以鎮社稷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爲一不義以負于  
天天之所賜惟德可守鬼神相之終古是保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二十一

有淺深才器有巨細政術有疎密至其所守未嘗不有  
以過乎人蓋習俗然也開封朱通判方中士之廉慎敦  
厚者也居官且二年獨携一子與居弊廬蕭然壁無完  
土而牖無完紙厨廡薪芻幾不屬處之裕如不以動其  
心而惟以奉法守官爲先務夜四鼓輒呼童奴起盥櫛  
坐廳事或至晚始得一食不知飢渴之及也予過大梁  
見而嘉重其所守因書贊以識其行事以示閭里云行  
本於儒不驕不汙人或以爲迂言本乎書不諂不誣人  
或以爲愚政事舒徐規矩靡踰入或以爲踈夫孰知其  
外如不足而內實有餘不適于時而與古爲徒嗟乎使



憤世

斯人而為世之所喜吾必謂風俗已復乎古初

赤壁圖贊

羣兒戲兵汙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山之蘇酹酒大江以滌其汗揮斥玄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攘致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下公在世間

畫梅贊

有游

金華潛溪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居家時嘗以郡人徐原父所畫梅寄余兄希學筆法清勁有出塵之意公薨今數年矣藏之不忍視族祖雪窩處士雅好畫論及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三二

畫梅取公所寄而閱之如見公焉處士欲得之因以獻處士且贊之曰

玉質冰姿不汙緋塵破顏一笑萬物皆春我思若人潛溪之上見者凜然如對公像

馬圖贊

有序

遇一不俗之馬凡馬辟易甚矣人惟俗不可醫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閑被服御為貴故畫者喜極其形容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適使馬受羈勒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為御猶不若羣遊自肆之為樂况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郡高君示余以唐人所畫三馬頽然天放得馬之性非深于物理



者不能也因為作贊云

麒麟騶虞貴不可羈強加銜轡於馬爲疵世人不察以此爲美飾之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龍棄違天閑追雲躡風羣飲于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視之振鬣奔馳况有俯首駕君鼓車龍性難馴暫與馬伍霹靂上天雨水九土



... 上入雨水火土  
... 風翠鳩于... 求... 天...  
... 不... 不... 不...  
... 不... 不... 不...



序

送凌君入太學序

所習所能  
買止於此  
可奈何

爲士之患常在乎自處太淺而望乎上過深聖賢之道至大矣其全可以治天下變風俗而其緒餘猶足以守一官化一鄉非止小材曲藝而已也故古之君子學之終身而不敢以爲成材周於用而不敢以爲能今之士不然所習者未脫乎剽竊誦說之間而克焉以爲足所能者不過乎室家隣里之近而肆然以爲高聖賢觀之何其淺乎上之爵祿所以待賢者固古君子之所辭讓而不肯居者也今之士則以爲分之宜得處卑則覲乎

不愛官爵  
已占地步  
一二分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二十四

崇仕外則希乎內怨訐而悲戚勢取而力求其望乎上非過深乎上之所以勞於育才而病於少功也然亦有故焉鄙生於所求貪生於所驕求之盡其道則鄙者可化矣用之當其才則貪者可消矣今之成均育才之地也欲得才之美者而用之舍二者奚先乎士惟有慕道德之志然後可以當大任有輕貴富之心然後可以成大功是豈庸人所能及哉浦江凌允恭嶢然有志操以郡諸生選入成均別予欲求予言允恭之才已爲州里所推予無以資也然予恐其所以至者爲足而過望於上也故有以贈之



以張比林  
覺難爲林  
亦吳越所  
至偶然並  
叙耳

贈王仲縉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驚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吳張氏官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余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弊褐羸童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

范氏族譜序

爲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難也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大賢之子孫

國初諸老  
最重譜牒  
訓已訓人  
大節薄學



尤難夫嚴蒸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  
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  
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  
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  
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  
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爲賢者之子孫  
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爲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  
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絕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  
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爲顯也。蜀之范氏在  
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爲海內所宗而正獻

用文奇賞

卷之九

二十六

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爲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  
繼先業爲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  
元長七世孫煥卿值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緝所知自  
忠文公高祖而下至于今凡十五世爲家譜以示將來  
煥卿之子彥良從予遊因以序爲屬古之貴乎修譜者  
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于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  
而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  
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  
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  
流此數人者芳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讐。



必欲擯廢竄逐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政。銷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爲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慊。其爲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爲小人而不思爲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爲君子也可異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慎。鄉人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二十七

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在是乎。

送牟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考郭士淵集當作牟元亮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求之。故其文繁。吳之人論舟可一言而喻。胡羌之人終日談而不得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辭可以善其身而治天下。豈好爲畧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邈乎未有聞非工於言而拙於道也。求道

辨甚則簡  
益信簡之  
難



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不可致耳。然其文猶未弊也。自夫不狗道而狗人不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者。始相如。開其源。崔蔡暢其支。魏氏迄乎唐。初助其瀾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者。詎乎入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嗚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難矣。古之道不。過譽於人。不浮費於辭。今則不然。譽不過。則人以爲慢。

辭不洽。則人以爲吝。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怒於色。懷之出戶。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當賢之與否也。必嚴其辨。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然。深謀則以爲刺譏。正言則以爲擊排。志乎道則訾以爲迂。慕乎聖賢則謗以爲誕。師以是爲諱而不講。弟子以是爲嫌而不爲。嗟乎。今之君子。何由而復古之文乎。古之文也。質。今之文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也。正。今之文惟恐其不阿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人以道爲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惡能揀之乎。匪遺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願乎。人不足以明道。匪有得乎。道吾



未見其能文也同郡牟君元亮趙君士賢太學之能文  
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  
於其歸省故與之論文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三九



昔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  
未見其能文也同郡牟君元亮趙君士賢太學之能文



與蘇先生

其三

方孝孺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卧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三十

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于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於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于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于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



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于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謫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誑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歎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謫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寃于朝歿不得返塋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三十一

後死者曰  
忠諫

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于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于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譏之作爲已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已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賤

又推高一步



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頽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壩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作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自不自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噉噉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澗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贍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痛自摧斥向時之可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



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于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荅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奧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瘧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嬾作書疏由是平生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濶瑄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卽蒙恩復其章綬行益修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三十三

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復知聖賢成已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騰陳言記成說則夸以爲知經據拾騫補稍旁句讀則自負以爲能文風俗旣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慙蹶無似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于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强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爲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于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那城中相與往復論議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爲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死伯



十年前予嘗銘其坐云天能回我以功名而不能禁其不讀書夫善有感也

欽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廷壁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偃偃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尚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爲者吾莫如之何由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其志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乎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之輩流可謂特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三十四

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諂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聞而迷憐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諂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誑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消膺臨紙都忘却僅發一二聞周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



忠蓋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宣

與士脩 其二

飛文都晚  
穎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逋緩者此誠足罪也然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昇之豈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辟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爲可寶矣苟又從數數然噪于其側指於人以爲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于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邪雖然世之有求于僕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三五

者非能真知斯文之足取也眩於好譽者之云而不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况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與王脩德 其四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詠詠累日喜不自勝某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巴里遺事成

巴里遺事  
近周易數  
辭情于不  
見其書



一小書上以昭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勸于將來  
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舉古間師黨正之職爾  
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冀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  
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  
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  
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  
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于泯墜而況耆舊淪喪之  
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  
於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  
者此也忠節好友篤行之人旣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貴

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  
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旣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  
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爲區別通謂之先  
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竊意如  
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  
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  
日就亡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于吏民之  
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絕無  
所傳聞往時紀土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而爲  
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興處顯位立名



績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  
智力斲一聞于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  
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  
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  
及鄭龍圖墓銘至于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  
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  
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真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  
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  
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  
之竒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

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  
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  
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  
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  
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悖  
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  
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寢多絕無  
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  
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闕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甕  
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



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  
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  
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  
孔孟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  
駁不自愧耻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  
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  
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畧道一二  
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欲其專意爲文辭嘗痛與之  
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  
民瞻來其爲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

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  
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升輩錯布一邑豈非美  
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鳳跡出所寄茅栗下如蹲  
鴟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  
成字聊發一笑

不與鄭叔度

其七

豈莫賦亦天賦日月出清吾輩當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跛視日如年今兩月矣忽奉手書  
乖閱之思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燁然溢  
乎翰墨間捧誦循環且歎且羨病懷得此若脫垢汗而  
濯清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憾者太常丈及范先



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窮困卽死不死卽病如僕之愚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痰瘧疾輾轉至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終四五行欠伸掉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所予奪禍福竟如何今世人雖不見甚壽者然山谷間恒入年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二十年而死誰以爲過而忍奪之孰知其故耶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面未皺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苦僕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

嘗出門於世務都不通曉間里小兒挾奸舞詐狼貪鼠黠變態百爲視僕樸儒可弄輒私相目謂真愚人獨賴季弟頗解事近者按田造圖及他細事壹以諉之人頗謂其能而病夫因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不爲佃萊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



非有力者不能因自歎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欲效  
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因過古  
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別我  
久思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蘇公  
平仲近因黃巖人寄書來相問意甚款款頗自悼聯事  
者皆非同輩難與言思解去而不得世所憤憤者多固  
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  
已夫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  
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叅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  
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嘗欲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四一

收僕申以婚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  
事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爲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  
世講師友之契耳此身倘有樹立誓不敢忘但媿學術  
荒陋無所建明孤負期待以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  
亦朋友之辱也吾兄可徒譽我而不我教憐我而無以  
處我乎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范公之亡有繼其  
後者否吾兄亦宜勉之拳拳愛慕之心舍此無可祝者  
德輔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扶植

斯文

卷之九 答劉養浩 賦仁 熾 非 難 古 之 貴 富 人 不 可 效 欲 效



通者韓柳  
文章亦是  
天地間一  
物蓋愛且  
善則其入  
愈河念也

一自爲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  
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于蘿山之下  
兩溪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  
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無幾吾兄  
于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人之得喪禍  
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于其間非惑耶  
孝孺出處兒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愈熟居之愈安每  
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  
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  
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爲學  
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爲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  
無用之文人  
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于勢要人  
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  
成年齒彌長大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  
青抹紅以自誑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邪患瘧患眼難  
於作字念泪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荅王仲縉 其三

著述事  
最忌大早  
至白是苦  
心語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己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前  
益加而智愈昏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歎然日汨汨與  
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



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  
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于  
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  
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  
然也蓋以己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舉以與我者懼  
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于天下如子  
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  
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啟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  
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  
梁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四十二

有志之士

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  
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  
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楊王之所爲心又不敢  
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  
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  
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于天下縱琢刻其辭  
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  
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  
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  
可議耳于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



問人著書  
若何逢人  
說我好著  
語皆陋

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  
卽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于  
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于  
人哉故顏子嘿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羣賢首其後  
若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  
弗及至于讀其傳者猶恍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  
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  
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  
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  
長以來窺見聖賢之垣墻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

明文音賞

卷之九

四三

亦有所不暇爲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  
類而亟爲言言往往畔於道輒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  
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  
之况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  
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  
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  
長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遐陬僻壤  
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士仁人  
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己者不能化違己者  
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



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賤之王驩怨之  
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况纖微昧弱  
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  
雖駭其爲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  
言者惟孔孟爲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  
可用或以爲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于孔孟乎孔  
孟不阿加其能庶幾孔孟乎德道如孔孟不能必世俗  
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  
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  
僕之深處我之厚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四十四

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告不  
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已者舍足  
下而誰哉幸求所闕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  
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爲勸不謂少許也  
荅閔鄉葉教諭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  
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  
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寘諸泥塗瓦礫  
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  
棲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

不其其文  
而尺爲之  
有凡陋風



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爲過。而况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徃徃爲經文之累者。亦不爲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能有益於經。况今之爲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楊雄之儔。又直自述其意。以抒其竒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



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譽無暇以學  
及今粗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  
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  
之闇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掛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  
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爲計之疏  
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爲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  
于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  
之心始非偶然者僕雖不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  
第執事之詩足以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黃旣序之  
矣是以未能承命倘未卽見絕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四六

賦咏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  
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爲湖學  
薦紳賀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爲頌幸蒙教言言言

答許廷慎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  
見胸中之一二去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  
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才至說足下輒弛然自愧  
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王修德所得  
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  
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恒往來于懷及

不若用算  
才則天刑  
及之宜正  
直感誓書  
耶



至為大所  
感無為求  
文者所迫

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  
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  
至是邪斯文世以為細事然最似為天所靳惜其賦於  
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為所記臆  
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  
其可重者果在此邪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邪如僕自  
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為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  
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為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  
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抉發竒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  
取忌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為斯文喜然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四七

竊以為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  
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  
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學矣又  
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為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  
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為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  
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  
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夫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  
有所難言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知



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面異於心心異於口。諂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尚在。視今世爲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輒用慨歎。曷爲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吾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爲此言。誠苦於行役而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已之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

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中。不忍欺其友已如此。使有泣於朝廷。食人之祿。其有詭隨而爲諛悅以負其君乎。使爲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美。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爲似古人。未爲過也。雖然古人之道非但如此而已也。吾子其益務爲學而充乎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以速告僕也。雖不得友乎古人。其尚何憾哉。

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面異於心心異於口。諂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尚在。視今世爲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輒用慨歎。曷爲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吾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爲此言。誠苦於行役而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已之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



傳孫伯融炎傳丹陽男其孫孫伯融炎傳丹陽男方孝孺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爲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詳聲撼鄰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目許曰孫炎男子豈歟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四十九

○便○得○肯○發○

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止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需止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不上心有止愈嘉重以爲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率陽府皆有聲己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減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上旣才炎遂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勅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窠穴獠酋黠蠻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



列堦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列爲  
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  
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味者。猶或握兵戲  
講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而諭爾民。將  
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  
然。吾恐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  
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翫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  
月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爲兵將。將教習之。  
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爲  
農。聞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好之者。強族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五十

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  
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  
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  
出。炎患之。鉤至一二人。問有才者。錄其姓名。爲書遣使  
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  
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爲不當爲他人  
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爲劍當  
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  
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辭甚美。基不答。遂巡就見。置  
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略無枝複

此劉青田  
之魏無知  
也。通紀何  
爲略之



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議論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於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擒。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給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罇雁斗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雁。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王上賜者。吾當服以歿。勿解。引枕而臥。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其年月日葬於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元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五十一

似乎報不  
酬功。只  
爲青田一  
子使足封  
侯

年。上卽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歿。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歿。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敬編次傳於世。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間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却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歿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歿。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議論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於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擒。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給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罇雁斗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雁。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王上賜者。吾當服以歿。勿解。引枕而臥。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其年月日葬於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元



題跋

題神異經

詠諧一宗  
沉毒頗速  
避世金馬  
門中此句  
便落詠諧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  
輕世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以好  
爲詠諧無實之談故爲君子所薄而後之麗辭怪說多  
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慎乎今所傳神異經誕  
淺不足辯以朔好怪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  
子書而文又陋野其非朔著決也其間有窮奇獸事言  
逢忠信之人則齧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似  
有激於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怪者獨窮奇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五二二

也哉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皆亦難識  
况人乎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灑醞藉  
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于中唐法  
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  
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後人所  
可髣髴哉古人所爲常使意勝于法而後世常法勝于  
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卽知其美此書  
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  
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不貶放生  
而稱魯公  
之辭翰甚  
有尺裁

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蕭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  
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  
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為可貴。至於正而不  
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  
書者不能識之。要其言語所能喻也。

具眼觀之  
何待論宜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  
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  
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與事錯。迕雖聖賢。莫

明文奇賞

卷之九

能達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謫息。狐狸狗鼠之  
輩。臭腐漸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  
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  
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  
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窟。  
公亦受僞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  
之。曲意倖義。取媚於權姦。以為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  
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摧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  
天。而鄙陋邪鬼之流。以擠排汗鱗為事者。人之視之。猶  
覩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旣死之遺魄。以快



許吳三公  
皆難正視

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倦倦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予嘗論正統以爲有天下而不可爲正統者三：篡臣、女、主、夷、狄也。篡臣、女主之不得與於正統，古已有之。惟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于近世。故學者多疑焉。蓋蔽于間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乎其末之識也。宋德祐景炎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五十四

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壟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願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旣盡而然也。若桐廬二孫公兄弟，槃峯公之抗志不污求心，公之不屑仕進，何其凜然可尚也哉。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二公奚爲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于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陷于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世有知二公之心者，其知予正統



之論也。夫表槃峯之墓者黃文獻公爲求心公墓碣者文獻門人王君子充其事已備。故弗論。姑識予所感云。槃峯諱童發字君文求。心諱辰龍字。

跋劉府君墓碣後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怫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爲之銘。辭約義該得退之之意。蓋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由是而求處士之爲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詞文奇賞

卷之九

五十五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浦陽鄭氏王氏俱以義名。門事傳于天下。而聞于當朝。廷曩歲兩家爲訟者所誣。王思敬甫偕鄭氏之長采苓。子訴于朝。

皇上重二氏之義。詔勿治。於是二老人驩然同歸。置

酒相勞苦。交游之士爲詩以述其事。二老人從而和之。讀其辭尊君親上之情。戴恩懷德之意。藹然溢諸簡冊。

處士又得二字之褒

意是太平氣象







梓尾之言  
至今不死

題米氏山水圖後附論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遞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于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畫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闔闔有排幹元氣之勢實可與古明文奇賞

卷之九

又五十六

正爲有位者規

昔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以其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以觀其題礪磴子墓碣後碣而觀其之矣而意當聞之也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祇所以累乎位善推其所爲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故因位而著勲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吾觀太史公礪磴子墓碣礪磴子鄉里一布衣耳凶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虧惟後之垂礪磴子三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於世吾將於是徵天道焉



園奇更  
其不說

墓碣  
王君國祥墓碣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上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余考之爲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伐攻取間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畧參乎其中或以一言脫屠陷轉敗爲勝或奉文書下千百城國之所由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矣而言辭之士寥濶聞豈馳說騁辯者不若古之人耶柳有之而莫之述也以顯所言王君說元御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五十七

北策七也

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盜將如探囊雖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人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喜名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某父閏之君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奇偉喜兵家書輒以其意常爲人言之人笑其言之過君曰君凡子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君不爲動徐給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



者盜以爲然散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爲君造門譌大夫論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弱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旣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以語人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五十八

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預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今上巳得江淮卽金陵爲帝都鄉間子弟多致大官君歎曰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尚多談何爲因噤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以自給刮落鏗鏘不露幾微故習恂恂務爲朴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傑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娶平氏一男頓再娶呂氏生某瑱葬君于某山卒以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君爲人敦夙謹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



昔能言士多死于言爲奇謀士多以謀敗國因謂皆不  
若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各有以取之非智  
辯之罪也若君之所蘊而視時察變不以得喪爲累謂  
善用其智辯者非耶銘曰言之辯也識又遠也才則孔  
豐邦之選也胡闕其逢命之蹇也與時否通義是勉也  
不耆其終壽何短也揭昭于幽宮所存者遠也



豐洪少甄也時關其數命之與也與報否直長與也  
善用其智辯者非耶銘曰言之辯也識又遠也才則孔  
豐邦之選也胡闕其逢命之蹇也與時否通義是勉也  
不耆其終壽何短也揭昭于幽宮所存者遠也



銘

寧野軒銘

有序

方孝孺

善為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鑿其天顯然無思頽然無為椎魯敦樸而不雜以偽故其民難搖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搔之以智巧而眩之以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淫之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媮民始紛紛狙伺乎下而禍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歎其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輩闇於治道猶發

明文青賞

卷之九

五一九

如在深山  
坐明月而  
飲醇酒

憤病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為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曹參行之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不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寬事約有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履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蓋兵革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焉陳君閱習俗之澆弊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為寧失之於野可尚哉其為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而後風俗易化安知今之異於古哉復先王之盛







古人之交  
古人之心

祭文 天哀辭

祭太史公三首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于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爲學惟道是明絜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竒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邈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遘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徙蜀與戎羌隣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六十一

重走金華謀公弟昆欲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閭里遲之三載黽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爲教必本禮義違親絕俗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何如所肩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于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忠公體貌尚寓于夔哀公子孫桑梓是懷闡之雪之俾大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于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閭里或周其難或開其昏凡力可爲不忘公恩第愚不肖弗敏爲學天容地負懷公輿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矢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



告公寧不我知  
士不知道以勢爲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洞  
鑒千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待聖主庸之掌制玉堂匪  
公之華邦家之光尊言讒之置于巴蜀匪公之尤民之  
無祿正襟談笑瞑目伸眉浩然無愧處險若夷貴賤去  
來靡貳靡忒孰能與偕忠信之積惟公忠信海內所稀  
謗與身亡德爲世師顧余小子寡聞不肖茲粗有知實  
公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夔欲往莫前友生  
南歸舟過墓下遣致一奠省視松檟大江滔滔惟海是  
宗我心所懷曷有其窮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惡負大  
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爲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  
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  
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刻文章耀夷夏而家無百金之  
富卒之速讒遇斥奔走顛沛而死于道路孰不尤聲譽  
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怪怒哉然身既沒而入主之知愈  
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  
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  
賜賚乎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爲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  
早爲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



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兔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岷峨，濫跡鵝鷺，愛緣丈人之烏術，等千金之瓠，惟嘉穀與清醕，皆賜物而匪沽，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衷悽。

祭王博士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邪？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侵加，曾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棺槨，條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宰木喧噪，乎殘鴉蓋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傑，其德業

勛名可以參天而天地知術政事可以宰制乎衆庶而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違乎斯理而吾徒於仲縉又何爲屢歎而深嗟嗟嗟仲縉子之去我而死一何速邪！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白晢，宛如處子，操筆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燁若桃李之方葩，當時碩儒巨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之有子而歎其持節萬里，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于藩國，因得覩岷峨之奇峭，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衰麻哭踊，招徠魂爽于滇池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毅然有志于古道，而入覲王門，出教郡學，雄文美譽，旁流



溢乎印巴及今又將十年矣。而新天子卽位，召爲博士，遂入辭垣，編摩先朝之實錄，文日以肆，學日以盛，而士之敬慕推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望而至，庶幾與子嬉遊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之域，蒼顏黃髮，同歸里閭，以婆娑，何期一疾，僅融數日，重入子室，男哭袒而女號，鬢鳴呼，峻仁有必壽之徵，積善有弗祿之報，以子之先人死于忠國，而子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則謂之那，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差乎？將英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旣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爲光

華乎。抑所稟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翊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明溫厚而壽，止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乖也？雖然，吾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遇於人者必薄。厚取於世俗之所貴者，其去道也必賒。子之所有者，辟之球琳，琬琰，周鼎商彝，大貝與丹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而子并包並蓄，揮揚簸弄，接駟而連車，所取者不已過乎？貪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侈，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釋，况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也稼穡而杭稻衣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



筆端欲信  
造化

以子爲富且貴夫孰以爲夸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補  
將聞過而莫予加四海之內章逢之流豈乏其人疇能  
如子助我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子之門腹腸糾痛  
而不能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鄭生祐哀辭  
台寧海有衣冠之族曰鄭氏顯于宋之季世功德被于  
民而名不大著于天下後百年有孫曰祐生而其質碩  
厚端秀氣銳而才良好強記多藝能年十四五壯偉如  
成人挽疆御悍超捷竒俊雖老將莫不咨賞之其父豪  
士善相人每出遊于外歸諦視其姿狀輒歎曰舉莫如  
是兒矣縉紳先生過而見者亦異之咸謂必能振其宗  
使充其才氣將必卓然有所立而竟以疾夭死死時年  
甫十有七其生也非惟其親戚交友愛之凡見之者亦  
與親戚交友同其愛其死也非惟其父母昆弟哀之凡  
識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哭之失聲世常疑天人之道  
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天必艱其生所甚愛者生之  
艱也爲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瑋禎異之物愛之者  
彌衆則或曠四海歷千載而不生而凡爲人所憎疾  
厭苦者不植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恆有以相之其於  
人也豈董惡子狼戾恣睢以病乎人雖其父母亦以其



速死爲幸者。則壯盛而無疾。貴富而得志。稍有才質。爲世所愛慕者。輒遇禍患。不獲與庸衆人等。豈天之愛惡。與衆人異趣哉。是未可知也。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美也。則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器。且惡者多存乎。固而俊哲之生也。恒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以禍之。豈理也哉。若鄭氏子才質之美。爲人所奇愛。而竟不永年。推之於理。莫知所由致也。豈天者固有所難知。而美好術智端爲致禍之具耶。使美好術智者。不夭折而底于成。其福乎斯世也大矣。然則鄭氏子之可哀寧。

獨其家與其身也哉。凡有志於斯世者。皆宜悼其不幸也。余與之有連。而不識其爲人。旣聞而哀之。復重之以辭。且以慰其父云。氣渾判兮挺英特。姿鸞麟兮貔虎力。綽秀姣兮燁若神。巧言笑兮肅而溫。未加弁兮突修鉅。衆咸慕兮莫敢侮。嗟靈淑兮天所讐。子美好兮死誰尤。旣聰達兮又慧哲。起幾先兮燭眇忽。覘簡策兮目電光。心不屬兮久無忘。學之篤兮藝孔有。弦強兮轡良馳。馬叱咤兮矢交飛。殲糜豕兮載歸。萬夫駭兮力不格。古有擬兮今焉索。天所喜兮才藝精。詔子歸兮難久生。彼器昏兮稔姦慝。人老死兮人孰戚。子不幸兮少恢奇。躬天



以兒女語  
寫壯士心

折兮令世悲死非鮮兮貴不柄天可壽兮奚以老嗟子  
死兮勿尤天天茫茫兮曷憎憐來奚爲兮去疇往英靈  
滅兮將安放前千祀兮後無窮賢不遇兮古所同來  
吳氏二賢母哀辭  
永興吳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月  
大父繼沒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強暴欲脅  
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簪珥資其就學學垂成而  
林卒胡督之益力于是吳君爲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  
墜予謂託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爲辭以宣  
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二婦兮獨何孤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六十七

夫兮謂何兮子猶在腹爲雌爲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  
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見兮  
上纘遺緒夫雖死兮舅在堂子生彌月兮舅亦云云姑  
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婦兮何爲守  
空幃兮夜淒淒涼風慘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枕  
兮太息起繞牀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  
育兮吳鬼安食婦辟纒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  
茲孰謂余兮荼蓼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  
孤兮謀覆吾祀跳梁瞰室兮嘯衆以呼謂余榮兮將焉  
與處山之石兮巍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



移身寧死兮節不可虧。襁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神兮願爲虎身。倚虎腹兮免人。余侮諒一死兮何難。志未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瞑余目兮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姪。憫余孤兮余舍。昔妾勝兮如雲。今隻影兮燈夜。汲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我衣。首如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有容儀。袖簪兮脫珥。揭羅襦兮裂文綺。涕之兮爲誰。試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怠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爲爾之故。爾能立兮爾父不亡。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貧兮儋石無儲。吾兒讀書兮我寧不飯。見踐兮毋言焚膏繼晷兮以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卒八

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然。婦於姑兮相與吳之先公兮庶幾無餒感昔兮念今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綵衣翩翩。願壽兮如彼南山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逝兮不還。姑撫婦兮泣嗚嗚。曷不爾兮死無衰殘兮不死爾盛年兮罹此毒痛。孫悲號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兮亦孔之難。誓死撫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手障兮驚瀾。二母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史旌銘兮五色有焯下燭。泉扁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兮豔婦。夫屍在牀兮笑言詡詡。傾人宗兮殞人祀。地下逢







文以肝胆  
爲色澤

祭太史公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于枯。鸚雀嘲之。蛟龍天遊。雷  
雨九土。一或泥蟠。蛙蚓獻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耄倪  
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讒遇斥。羣兒樂禍。誑毀山  
積。惟太史公。聞世之英國。之耆龜人之典刑。洪武初載。  
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趨拜于門。有  
得一言寶。若典璠。不幸西遷。瞑目江滢。麟蹄而亡。羣犬  
交吠。物之見怪。以異於常。衆人不知吾道。乃光賴茲賢  
王誠明。濬哲典懷。先正追悼。黃髮意欲起公。論過規失。  
每觀遺文。軫郵榮。獨惟君知臣。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二十

如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鬼。燐。紛。紛。如。日。月。何。小。子  
無能蚤承教育。不鄙其愚。千載是託。歲月遄邁。忽二十  
年志。大無成。懼辱公門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  
當笑其褊。青城蠹天羣仙所都。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祭宋仲珩

視操如鬼  
鬼久短之  
鬼發遺鬼  
聲氣應求  
鬼亦有焉

嗚呼。死生一塗。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違道而  
生。與死何異。孰謂不亡。死而無愧。惟予仲珩。俯仰不慙  
求之。當今曾不二三。况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子名。蠻  
夷婦女子。壽雖短。所傳甚長。儼乎若存。不見其亡。世豈  
無人。尊榮壽考。死無足稱。猶賤而天鄙夫。無知右彼左。



此可謂麒麟不若狐鼠古之論人志行是觀吾於所遇  
 匪人由天天之使然聖智莫易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仲  
 由臨死宰予族夷衮衣大圭為百世師田恒孔悝盜國  
 欺世一時卿相千古狗彘子之獲譴或構以罪子則已  
 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紛紛毒機既發反中厥身  
 戕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鞭箠俾為虺蜮子之端直當  
 為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  
 斯世汨沒膏火子當哀之吾敢子悲交游淪喪將誰與  
 依自聞子凶心疑未決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驚號  
 胸膈欲裂手仁負義羞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難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七二

不能救賤不能侍天實知之我為何人尚有可勉以贖  
 前愆撫孤教子使不失所傳道立名耀于終古我雖不  
 肖誓不敢忘施重山嶽報微毫芒成否在天匪謂必能  
 苟有所立斯言可徵子大夫入墓于蘿山吾欲拊之俟  
 太史還從兄不可歸骨金華尚寧其居子故所家親友  
 祖奠告以吾言匪特子知天實與聞對酒發又中酒也  
 其母一報讎於千古也最奇也  
 其人由天天之使然聖智莫易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仲  
 由臨死宰予族夷衮衣大圭為百世師田恒孔悝盜國  
 欺世一時卿相千古狗彘子之獲譴或構以罪子則已  
 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紛紛毒機既發反中厥身  
 戕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鞭箠俾為虺蜮子之端直當  
 為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  
 斯世汨沒膏火子當哀之吾敢子悲交游淪喪將誰與  
 依自聞子凶心疑未決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驚號  
 胸膈欲裂手仁負義羞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難



明文奇賞卷十目次

蘇伯衡

雜著

替說

志殺虎

序

宋歐陽公輔序

跋

題鄭宣撫墓志後

高啓

明文奇賞

卷十目次

高論

樊噲

序

贈錢文則序

贊

義鶴贊

露布

擬唐平蜀露布

雜著

明文奇賞書博鷄者事



王叔英

序

送陳克彬歸臨江序

林右

序

遜志齋序

烏斯道

宋傳

樂枏傳

張孟兼

明文奇賞

卷十目次

宋傳

唐珏傳

朱睦㮮

傳

右都御史王公彰傳

唐肅

林序

上虞孝女朱娥詩序

楊溥

王記英博通考



承恩堂記

周忱

記

重修至德廟記

書

李時勉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李時勉

序

東里續集序

薛瑄

明文奇賞

卷十目次

薛瑄

緝熙聖學疏

說

李和猫說

于謙與徐武公書

疏

請旨自將復仇疏

辭欽賜第宅疏

議和虜不便疏

糾避事武臣疏



大同徵稅糧疏

史官陳仁錫明神宗皇帝

疏

奏

臣

臣聞古者聖王治民必先平其賦而後入乎其

國者賦也賦也者天子之制也天子之制也

賦也者天子之制也天子之制也

賦也者天子之制也天子之制也

賦也者天子之制也天子之制也

賦也者天子之制也天子之制也

明文奇賞

卷二目次

四



疏

奏

臣聞古者聖王治民必先平其賦而後入乎其

國者賦也賦也者天子之制也天子之制也

賦也者天子之制也天子之制也

沃田增蘇蘇觀







者富者貧者智者愚者雖歡欣得失用舍夭壽參差不齊及大期之奄及倏長逝而莫追計如桑孔辯如秦儀雄如項籍巧如工倮腰懸章綬手執璧圭布視錦綉塊視珠璣雖欲不同爲螻蟻之歸得乎唉歲月荏苒寒暑推移則其骨毛齒爪亦將漸盡而塵飛頽然獨存者第敗塚之纍纍而已而四五世後不復能守則丘壟塋域又將爾耕而我犁蒼然如故者特空山之巍巍而已而此理勢之必然從振古其如茲夫子何乃不能忘情爲之佇立而獻歎也雖然萬物之間衆人之中維賢維哲立德立功坤翕乾張蟠地極穹有生有死雖衆攸同其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二

英。竟。靈。氣。則。不。隨。草。木。而。腐。壞。其。令。聞。廣。譽。則。長。並。天。地。而。無。窮。苟。能。如。是。則。善。矣。尚。何。彼。之。悲。爲。唉。宇。宙。有。不。朽。而。不。務。之。方。蠅。營。徂。詐。舞。智。用。機。競。浮。榮。於。旦。暮。較。強。弱。於。鎗。銖。俯。有。拾。仰。有。取。爭。勢。利。計。崇。庠。將。其。肉。未。寒。而。名。已。泯。何。舉。世。之。沒。沒。蚩。蚩。也。空。同。子。曰。善。哉。去。其。健。羨。脫。其。放。羈。放。乎。山。林。弦。琴。誦。詩。進。德。修。業。惟。恐。後。時。

海賈謂漁者曰我之賈於江海也大舟如山後不見前檣高入雲航廣彌天奇貨異寶填委其間真臘流求川蜀荆蠻乘風駕浪朝往夕還獲利至速以博用力至逸



以安爾何不操我之舟以利天下以濟不通乃駕解艇而浮游溪澗之中低桅短蓬坎窪其容輕如浮梗迅若飛鴻條依淺瀨忽緣長筴槩蕩乎浦激之喬纜繫乎蒲葦之叢舉罾得蝦投竿取鰓以給衣食以活妻孥抑何陋歟抑何愚歟漁者曰貨寶者盜賊之餌也江海者風波之區也分薄而利厚未有不困者也力小而圖大未有不危者也與其冒風波之險孰若卽安於浦激之有餘與其懷盜賊之憂孰若取足於魚蝦之無虞大舟之利吾豈不知顧力有所不足而分有所拘耳使吾舍漁又何覲覲乎乃歌曰吾舟一葉兮可安居兮我魚數寸

周文奇賞

卷之十

三

兮兩克虛兮候之豐兮憂之大兮我何以涉江海爲爾毋我憑兮我淳爾隨空嗣子聞之曰漁者其賢乎夫能量力者必守己能知分者必安命必安命則不貪守己則不競不貪近乎仁不競近乎義義且仁漁者果賢乎使人皆爾也又何臣胃利而曠債希寵而徇世輕性命而履危機昧廉恥而卽污穢皇皇而不知老役役以至於斃也哉

晉書謝安嘗與諸人遊於山陰雪後初晴未嘗無酒安嘗問子敬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



士意只是  
一逮字而  
汪洋出之  
翻者布錦

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寡物在辭。遠辭遠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湖。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

明文奇賞

卷之十

四

日月令人  
論

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然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雲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紜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



也。正夫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山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礪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

明文青賞

卷之十

五

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闕焉。無難能者矣。空同子曰。有求於人而不加親。無求於人而不加疎。此其人君子也。有求於人而惟恐不親。無求於人而惟恐不疎。此其人小人也。其人誠君子也。其友也。必不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於人失時之後。亦不加疎於已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已失志之時。其人誠小人也。其友也。必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於人失時之後。亦必

只一無恨  
無事可恨  
無人可交



加疎於已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已失志之時是故君子之友謂之真小人之友謂之僞僞友者常多有也真友者常鮮有也鮮真友是以友而有始終者十不能一二也多僞友是以友而無始終者十常有八九也蓋君子友以道義而道義無隆無替者也與道義俱無隆替則君子之心也小人人友以勢利而勢利有隆有替者也與勢利俱其隆替則小人心也此小人之存心所以無恒而君子存心所以有恒也以有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禍福苑生而不能親疎之也况小者乎以無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簞食豆羹而能親疎之也况大者乎是故君

子不苟交人亦不苟友於人友人必察其所以友也友於人必慎其所以友也慎友在始察友在微察友不於微則不能得其心之所存也慎友不於始則不能得其身之所宗也夫自古及今終而相枝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仇相殘者皆始而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者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於其始而相枝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仇相殘於其終僞友者則爲之也真友者固不爲之也故君子察之慎之友焉而出於真者則內友焉而隣於僞者則絕絕僞友所以率天下薄勢利也內真友所以率天下敦道義也敦道義



薄勢利民德其有不厚乎友道其有不終乎  
齊王問陳軫曰大臣竊權重以作威福何自知之軫曰  
此非微臣之所知也雖然臣乃若過淄水淄水上有兩  
叢祠水東之祠人持酒脯饗之者終日不絕水西之祠  
終日未嘗見一人饗之以酒脯者問其故其一神能爲  
禍福其一神不能爲福亦不能爲禍今天夫大臣者神叢  
也大臣之門神祠也持酒脯者趨勢利者也王欲知權  
重之所在亦惟觀酒脯之所在而已矣王曰善明日朝  
羣臣問曰淄水上有兩祠有諸對曰有之其一微福者  
如帝其一無一人微福者有諸對曰有之此何以故對

曰由其能降災降祥與不能降災降祥故也今公門可  
羅雀而諸大夫門車轂常擊其無乃似之乎羣臣咸畏  
而莫敢對君子曰陳軫之取譬也善矣而齊王之詰羣  
臣也斯過矣夫亦自強而已耳湯武之朝不聞主柄下  
移伊周之佐不聞執國之命也不自強而惟患政不自  
已出授人以大阿而欲無其割得乎其姑其

書志殺虎

師人其謂觀覽之流發日不錄本西志願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某子用垣攪其豕豕啾然  
作聲甲意穿窬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黎  
明與匹弟俱躡虎迹覓豕行至黃武隴見兩虎叢薄中



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黨隣里幸與我共殺之不者不  
惟吾豕被其攫諸公家之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害  
且恐及人於是環高溪一聚壯者操刃與挺弱者聲銅  
鐵器往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威翼以懼衆  
衆不威懼益鼓譟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遽揮挺  
摘虎虎怒爪之其右股被劓甲之幼弟奮戈刺之自嚼  
貫脇一虎隨斃其一猶咆哮作噬人狀然聲戰慄僅若  
牛鳴衆知無能爲也直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剗其腹  
豕固在也虎於毛蟲中最暴戾人聞談虎且猶膽掉畏  
之而况敢攫之乎使其據深山大谷雖日攫麋鹿雉兔

明文奇賞

卷之十

八

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顧恃其暴戾縱逐逐之欲入墟  
市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自謂  
威權足賴而貪欲無顧忌者其亦所知鑒也乎方甲行  
覓豕惟二弟從率先衆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  
侮必兄弟豈不信矣哉甲喪其豕旣而斃兩虎誠若快  
意者然爲酒食以勞鄉黨隣里費抑亦夥矣一弟又幾  
不脫於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莫不謂其得厚賞以其  
皮之傷也牽於吏議迄弗之賞然則出死力捐家貲以  
除暴虐者上功曠府而欲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欲沾  
賞典矧可得乎矧可得乎

戒合勸弟  
獎功教行  
轉折



序 送歐陽公輔序  
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起自休致拜翰長之明年伯  
衡舉進士至燕因得拜公于崇政里第退復得與公之  
孫公輔遊公輔主長伯衡十年聰敏未之或先朝夕綜  
理家政裁答書疏賓禮門客間則讀書爲文不遑頃刻  
自逸伯衡見之未嘗不羨且愧也別公輔南歸未幾而  
兵興出處之不知且十有六年國家底定燕冀公輔  
來南復相見乃知公輔積官至中書左司都事而於當  
世之故益熟矣嘗與之論元社之所以屋雖天命而致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九

之豈不由人乎哉天曆元統以來海內無事士大夫安  
富貴而養功名職于郡縣者以將迎爲要以依違爲賢  
以漁獵爲務而司憲度者亦皆保其祿位顧其妻子類  
欲樹私恩爲自完之計其低徊澀縮苟且歲月不以是  
是非非爲意者則號識大體而尤見重上下相蒙政以  
賄成馴至至正間變起意外而遂莫之支焉然則其亡  
也天邪人邪必有以彘之矣於戲公輔真知言哉今年  
春公輔采史家事自其平山東還而陝西按察僉事之  
命下王行欲得一言爲贈伯衡竊謂君子之爲國也猶  
鑿師之治病也今夫貊之瘠肥氣之虛實病之深淺凡







題

一青題鄭宣撫墓誌後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恭然後入就坐一日璘持少保來謝語王閣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惶恐聽命時諸將咸陽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溫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諧之檜言其有

明文奇賞

卷之一

十一

跋扈狀檜入其言謀于王喚喚以爲不若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徃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晁公武榦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盡力擠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歿於戲正人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况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內迎合徂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大此固司馬溫公所謂獨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輒疏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畧亦以見羣枉害正其勢蛇







論

樊噲

高 啟

樊噲武夫也嘗携劍摧鋒從沛公以芸菑墾害人所壯  
 之者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爾余竊以噲有可賢者  
 焉初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官室帷帳寶貨婦女欲  
 畱居之因噲之諫遂遷屯霸上不然則逸欲遂生蹈亡  
 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藉之  
 怒乎恐漢之為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  
 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藉藏之觀噲之能諫  
 上則其不為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  
 戶者無得入羣臣何雖為相亦莫知為計也噲排闥而  
 入見上獨枕一宦者臥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深慮  
 遠有可為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耶而或者乃以帝嘗  
 欲殺噲恐百歲後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以至封侯  
 亦足矣况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於一噲論  
 者誠刻矣哉

明文奇賞

卷之十

十三

北鴻門排  
閻維矣

論

樊噲

高 啟



其序同其美學同其類學類感亦各公其因而自同

贈錢文則序

韓文公詩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蘇文忠公謂公身坐磨蝎宮故而巳命亦居是宮故平生毀譽頗相似焉夫磨蝎卽星紀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說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後生晚學景仰二公於數百載之上蓋無能爲役而命亦舍磨蝎又與文忠皆生丙子是幸而偶與之同也二公之名雖重當世而遭逢排擯謗毀幾不自容仕雖嘗顯於朝而貶陽山謫潮州竄逐於羅浮儋耳之間踰嶺渡海冒氛霧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一四

恩幸四度  
可以  
命失二公  
者其亦甚  
不與之  
同

而伍蠻蠻其窮亦甚矣顧余庸庸雖不能致盛譽亦不爲排謗者所及况遭逢聖明忝職禁署蒙恩賜還無投荒之憂是幸而不與之同也然二公之文章德業赫然昭映千古而余卑隳艱虞中事奔走學不加修文無可采將泯焉爲衆人之歸是不幸而不能與之同也噫命之所舍旣同則宜無不同而何相去若是之遠哉蓋窮達得喪由乎命智愚賢否存乎人存乎人者可爲由乎命者不可必世之人常以不可必者責之命而不以可爲者責諸巳所以多自恕而倖得也若二公者其道同其文學同故毀譽窮達有不必其同而自同則



余之不能與之同者蓋有在也而豈命之罪哉山陽錢  
文則能推星以言人之禍福無不奇中士大夫多稱道  
之將遊湖海徵余言爲贈因書所以自警者貽之且使  
遇夫自恕而倖得者告焉文則讀書好修善鼓琴斯直  
其餘事云

用文奇賞

卷之一

一五



夫自賦而辭... 文則讀書好修善鼓琴斯直  
其餘事云



贊

義鶴贊

并序

高 啟

吳報恩寺浮屠之顛有鶴二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  
 俱一日其雄望脛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雌下  
 首大鳴若顛于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雌依  
 其傍弗去羣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  
 盡化乃已余居直寺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慘悴  
 風雨之夕哀唳嗷嗷若號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  
 相悅者矣一旦失所天哀未改而已他適塗膏自焚  
 唯恐非艾晨眺夕噓曾無含悃世嘗以禽喻惡人寧

明文奇賞

卷之十

十六

不辱是鶴哉迺贊曰

嗟爾鶴乎維鳥之特倚雄死自守禦鳥之賊倚獨棲于  
 標夜失其匹倚哀嘶返顧不啄而食倚厥質始化豈貞  
 之鬼倚匪曾黃鵠孰配爾德倚其亦

其

首大

將一

其

贊

贊



露布

擬唐平蜀露布

高公八河  
才不爲馳  
勝國初之  
文如此

神策行營節度使東川節度副使臣崇文等臣聞天無  
二日臨四海爲一家地有九州分萬邦爲五服故用建  
侯藩之重俾扶王室之尊車服出於堯庭篚筐歸於禹  
貢柔遠能邇舞于羽闈未格之心取亂侮亡鳴鼓鍾計  
不恭之罪蓋法陰慘陽舒之道成文綏武定之功於是  
臣職惟修君威罔替上稽象緯固昭弧矢之名下制國  
經可廢甲兵之後伏惟皇帝陛下神凝至道氣稟英姿  
紹十二世之洪基啟億萬年之昌運閔生民之未乂惻

明文奇賞

卷之一

十七

然如傷念祖業之惟艱凜乎若墜邇遠方之獻不嘉有  
瑞罷別庫之藏以示無私象郡鰲溪流八人而姦邪並  
黜麟臺鳳閣命曰相而賢俊同升屢降璽書體乾行而  
布澤大蒐戎輅應月蝕以修刑黃垣跋扈之臣解甲方  
歸河隴憑陵之虜納琛會至而劉闢者性惟狂戇位在  
凡卑寔爲掌賦之瑣材豈是總戎之偉器頃因西川節  
度使韋臯卒遂擅留府不受徵書當陛下光臨率土之  
初大賚多方之始恐生震擾姑務包容授之以非闕之  
旌旄委之以西門之管鑰可謂滌瑕蕩垢荷寵蒙榮不  
思感悔以酬恩反思驕淫而速禍此軍未輯他鎮仍求



神奪其聰。礪刃拒賓條之諫。天盈其惡。奮戈驅將士之行。始西蜀自縱其鴟張。後東川竟遭其獸噬。謂偏隅可據。謂重險難踰。負固偷生。欲效李流之逆。望風走死。不知譙縱之窮。陛下乃用旁詢將興。薄伐築室。匪衆言之惑。負辰唯獨斷之明。大衆啟行常勗之。以用命小臣受事敢效之。以忘身率五營虎衛之師。會數道鷹揚之將。駢脅者盡操鬪戟。蓬頭者皆垂縵朝霧。合雲屯日蔽。旌旗之景波翻瓦振耳。聾鉦鼓之音。六月臣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節度使嚴礪等進至鹿頭關。東此關旁夾高山。真成巨障。阨三軍而莫進。詎下井陘立一夫以可當。

應同劍閣。臣等猿攀魚貫。耻鑿道以潛行。鳥突蛇蟠。徑焚廬而直進。因地形而制陣。以方以圓。察敵勢而設奇。或前或後。闢不束身。以就躡。更舉臂以當轅。臣乃仗鉞誓師。梭桴率衆一麾而闖。心已厲。再鼓而銳。氣不衰。樓煩發矢射雕之弓。洞胸貫髀。伏飛擊斬蛟之劍。蹀血橫尸。疾呼作動地之聲。大戰奪漫天之險。逆不干順。知賊旅之方崩。弱豈當強。喜我軍之累捷。欲藉長驅之勢。遂拔淨掃之功。九月河東牙將阿跌光顏將兵來會。其部曲皆羗胡猛士。并晉健兒。躡勁弩而力透重犀。被長鎧而走追奔馬。欲贖後期之罪。請當前拒之鋒。累出傍抄。







野官有所

博雜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噤守卽誣守納已賺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雜者趨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雜者曰諾卽入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二十

間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雜者直前摔下提歐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狗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雜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卽前闔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卽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



至豪民第門捧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  
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穢污使君使罷汝罪宜  
歾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  
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雜者因告  
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  
冤未白也無益也博雜者曰然卽連楮爲巨幅廣二丈  
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  
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慙追受其牒  
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雜者以義聞東南高  
子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雜者之事觀

明文奇賞

卷之十

表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  
三尺以仇一言之憾固賊整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察  
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  
自下之漸矣

史氏分道  
之言

至豪民第門捧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  
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穢污使君使罷汝罪宜  
歾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  
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雜者因告  
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  
冤未白也無益也博雜者曰然卽連楮爲巨幅廣二丈  
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  
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慙追受其牒  
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雜者以義聞東南高  
子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雜者之事觀



序與送陳克彬歸臨江序  
予自兒童時則聞江西多博學高才之士衣冠文物之盛甲于天下然其民性率多輕悍忌黠爲俗喜爭而善訟故其最爲難治而南昌贛吉爲甚而臨江爲尤甚觀其諺語之傳於四方者可知矣是以天下之仕者莫不憚官於其地而其入之官於四方者亦莫不見憚於人至于旅寓於江湖通途之間者或遇其人亦莫不憚之而不取驟與之交然予自弱冠以來徃徃見其人之來官於吾邦者或以廉稱或以能顯或以謹厚見推其愚劣不稱任者固鮮而其以非道御物者亦不多見予固知江西之多才而疑人言不可以盡信矣今年予來金華之永康永康之令劉公某南昌人也承謝公某吉安人也二公皆以廉謹得民予至永康二公皆先以事去雖不及識其爲人而聞諸邑人之言可以知其爲君子固亦猶見之矣邑之稅使陳志善者臨江人也數過予邑庠其人溫謹樂易與物無競而其子克彬適自臨江來省爲人亦如其父而其才氣又自有出人者予于是益知江西之多才而益疑人言之不可以盡信矣豈其風俗與化移易而其人今非昔比也邪將予之所見皆

仕路有所憚亦是好消息

明文奇賞 卷之十







序  
遼志齋集序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

俗同波。悉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

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為勢俗之所浸淫。

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

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

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妥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

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

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

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

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為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

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

斲。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為

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

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

佛之說。為無用。嗚呼。當其肆為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

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太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

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覩青

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

明又奇賞

卷之一  
二十四

此希直友  
人作于洪  
武三十年  
其人亦可  
傳也



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鳥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羸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道之徒，屑屑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効之，况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况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爲文辭，雜老佛爲博學，志氣汗下，議論卑淺，齷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

明文音賞

卷之十

二十五

國初士習  
亦有之

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真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



六考友  
當與彼  
並垂不

讀至此而  
不滑焉出  
涕者非夫  
矣

輪傳。歸。不。恐。遂。以。其。始。壽。故。必。歸。情。世。世。壽。壽。如。壽。

會。其。樂。枏。傳。嚴。玉。醉。不。致。也。古。道。善。之。哀。鳥。斯。道。昔。與。

樂。枏。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枏。承。其。

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

鹽。痛。自。縮。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上。聞。上。以。浙。

河。以。東。凡。亭。之。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即。遣。使。編。各。

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

枏。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稅。願。代。往。枏。曰。吾。之。往。也。

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稅。又。

詣。縣。庭。請。以。身。代。枏。枏。白。於。官。曰。枏。之。名。固。不。可。易。服。

明。又。奇。賞。卷。之。一。二。十。六。

力。鹽。事。皆。枏。也。稅。罔。知。聞。使。往。而。被。鞠。必。失。對。縣。因。不。

敢。遣。及。枏。行。可。一。舍。許。稅。又。追。及。之。枏。叱。之。去。不。聽。即。

乘。輓。垣。以。塊。提。稅。垣。之。塊。去。者。半。稅。度。伯。氏。心。不。可。回。

始。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枏。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枏。

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死。莫。不。

泣。下。其。父。仲。本。為。鄉。之。頑。儒。當。被。貢。天。官。方。以。老。丐。歸。

而。枏。死。惜。哉。論。曰。枏。之。就。禍。稅。之。請。代。皆。知。有。不。免。

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稅。雖。不。死。昔。固。

分。其。死。矣。枏。雖。死。猶。不。死。也。古。假。壽。之。死。雖。不。幸。詩。與。

傳。記。稱。之。不。朽。者。以。莫。假。壽。若。也。孰。謂。枏。稅。復。為。假。壽。







傳曰... 張孟兼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

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伽利宋殲

宮金玉故為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

行資得白金若干為酒食陰召諸惡少享於家眾皆驚

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

為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

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記年一字為號自思陵

以下欲隨號收之殯眾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士也然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二十八

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

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他骨焉眾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

瘞蘭亭山後又種冬青樹為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泉

為人人壽戒弗泄也璉又易宋內諸浮圖乃哀陵骨雜

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為陵骨長已鎮而不知

真之他在也亡何沛人袁俊為越治中招珏為子師間

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

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

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

為買田宅業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曰帝召



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  
殿又數黃衣進揖珥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  
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覺莫省謂何  
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有徵矣有謝翺者文丞  
相客也與珥友善嘗感珥事爲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  
時讀者莫不灑泣翺字臯羽閩人亦奇士云傳曰子讀  
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今  
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珥能葬之甚義乎哉嗚  
呼珥一布衣爾其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  
之風者非珥誰歟



傳

右都御史王公彰傳 洪武二十年舉于鄉明年補國

今恐縱有  
若人而私  
為解釋者  
多不然胡  
為車草蒲  
公車不能  
顯其毫末  
也

今則衰如  
弄身矣甚  
有逼之驚  
子女以償

稅者可令  
王公見  
聖王開乎

王彰字文昭鄭州人也洪武二十年舉于鄉明年補國  
子生使山東平糶以益軍儲同行者受賄慢事彰數讓  
之不從竟坐彰遂以此知名擢為吏科源士踰年革源  
士改給事中陞都給事中再陞刑部員外郎執法嚴明  
人不敢干以私居未幾出補山西左參政永樂改元召  
為禮部右侍郎以憂歸服闋改戶部命祀西嶽還上疏  
言陝州及新安民有鬻子女償負租者遂下詔蠲負租  
官為贖所鬻子女十一年彰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從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三十一

上非狩時母年八十時命歸省且諭之曰君子居官不  
忘親晷家不忘君凡所過民之安否吏之賢不肖汝宜  
用意咨訪歸悉以聞既還奏上嘉悅陞右都御史十  
九年春有誣讖周王不法者復命巡撫河南以察之以  
二御史從行彰至跡其事無有乃止疏辯且曰臣以百  
口保玉無他上疑乃釋是歲河南大水民多流亡而  
長吏不恤遂奏黜其貪尅者九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  
餘事招復流移幾五萬家發廩賑貸賴全活者不可勝  
紀先是賊張大聚亡命嗟峨山行劫商賈為之不通妖  
尼宋繼善與其徒數百人扇眾作亂彰悉捕斬之事寧



不可有二  
不可無一  
妙絕蓋如  
此則入思  
自厥故

省母。母具食。頃有丐者。至。母以餒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餒獻。卽丐者也。其伺察之密類此。昭皇嗣位。彰進資政大夫推恩封贈三代。如其官。宣德初。或言邊備不謹。命彰按問自山海。至居庸。還奏各關指揮而下。擅離所守之地若干人。上令械至。訊鞫。仍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視。遂著爲令。明年四月。彰以疾卒。上賜棺。且命兵部給舟車歸其喪。有司營治葬域。彰性至孝。以父早世。事母甚謹。在京師。所得四方珍味。必遣人馳獻。然後敢嘗。所入俸祿。必分其族人。嚴於家訓。子弟有違禮者。必痛責之。俟其改悟乃已。論曰。余聞王震澤云。鄭州公爲人恂恂而謙恭。莊重至於臨法。雖親故不貸。善伺察。當按河南時。嘗令其屬爲微行。郡縣吏有姦狀者。輒置以重辟。人情震讐於戲。冷安得若人而一洗濁穢之風乎。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三十一



本府東浙  
上虞縣廟  
有清風  
志王夫  
公詩其山  
久而折不  
久而案云

序 乘專願敬齊敬不而也且營廟與殿於其地

上虞孝女朱娥詩序 予嘗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歿漢稱孝女禮也  
今廟祀乃以夫人謚夫有君子而後為夫人生而女死  
而夫人可乎娥之孝不以女薄不以夫人厚也及至吳  
見海濱有廟祀天妃某夫人者去本閩中處女死為海  
神則又歎曰妃配也天之主宰曰帝天妃者豈帝之配  
邪處女死為神稱夫人謬矣而又謂之天妃可乎歷代  
祀典掌之宗伯議之朝廷况非禮若此者孰能革而正  
之哉今年來上虞邑人魏士達謂予曰吾邑有朱娥者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三十一

在宋治平三年以十歲女子死于大母之難當時里人  
為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虞太寧也政和三年邑令  
席彥稷主簿孫衍尉向泳重修之記之者新定江亮也  
今祠宇碑碣毀于兵火久矣里長老猶能言其故處往  
往悲悼歎惋以不能復舊為恨宋熙寧間會稽邑令董  
偕嘗以娥配享曹娥廟蓋二娥俱吳邑人曹娥廟在江  
之西地屬會稽朱娥廟既廢不得專祠而僅享它邑它  
廟之祔食雖娥之神無間于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專  
祠為重祔食為輕而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嚮者則  
以為非專祠於吾境不可也且舊廟寔作於民官於此



者未嘗請封請額於上得若曹娥者尤邑人之憾也故  
吾黨之士咸追詠其事而求予序之將持以爲有司告  
庶幾有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嗚呼盛哉邑  
人之心也夫孝風俗之本苟以孝名者千載猶一日也  
朱娥之死二三百人猶思而悲之不忍廢其祭而懇  
懇以爲急務蓋娥純孝有以感人心於二百年之後  
而其人亦可謂之知夫敦勸風俗之本者有司聞之寧  
不奮然而興義舉乎不然則亦無異於向之官此者矣  
娥之未得封謚雖若可憾然向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  
稱若曹娥天妃者猶不得也今國制一新居宗伯者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三十三

必有知禮之君子于異代之失庶幾格而正之寧甯踵  
其失乎敢而序是詩而及之以識吾晉者之感且有俟  
於今之在上者云



記 承恩堂記  
皇上嗣登大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彌綸  
治化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實爲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  
司若曰予有輔臣粵自先朝偉著德望暨于今啓沃居  
多予于庶政咨焉予于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  
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以  
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爲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授有司  
廼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陽厥土維剛揀材於肆厥  
木維良厥石維貞陶瓦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並作哀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三十四

高以平築虛以實引繩縮版以垣厥周廼建厥堂翼之  
以室廼闢厥路重之以門甍之甃之塗之沐之不踰月  
告成禮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厨汲有井有庫有廐以  
儲以牧輪奐咸美百用俱備復命大臣燕飲以落之肴  
核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  
成室諸大夫落焉當時善頌善禱者見稱于君子子何  
以語我溥不敢以不敏辭廼酌而祝曰惟天佑國家廼  
實以賢哲簡畀平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策名文武  
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四朝進位師保享  
高年輔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溥于斯爲國家賀又酌







記 重修至德廟記 登其父 西 周 忱

重修至德廟記 登其父 西 周 忱

俗史不記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况鍾伯律奉璽書擢守于  
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于獄者凡千餘  
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律姑  
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進謁于吳泰伯廟見其堂  
宇傾仆垣墉頽圯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  
德宜乎刑之不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工度  
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為屋凡四十楹  
繚以周垣堅以甃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醪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三六

祇祀于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于是獄之繫囚交相愧  
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  
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差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  
辜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予時奉命巡撫于江南列  
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管者狄梁公  
以冬官侍郎為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  
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年得吾魁侯葺而新  
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  
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其父老而告之口方泰伯之奔  
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後而歸之千餘







書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公要傲事  
元與戶部  
諸公說破  
此書吳文  
老子弟宜  
家藏一通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  
果蓋情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  
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  
用可足苟或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  
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以維持  
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謂此也邇者皇上念天下人  
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勅旨設撫民之官頒寬恤之  
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行克謹無怠天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三十八

下之民感戴宏恩扶老携幼競返桑梓惟獨蘇松之  
民尚有遠年竄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  
蕪者豈優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既蒙蠲其稅  
糧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  
缺者官與借貸朝廷之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不復  
業者亦必有其說焉蓋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  
不得已而遁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土著故相  
煽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  
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  
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



於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常輕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忱嘗歷詢其弊。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囚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鄰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其所謂大戶苞蔭者。豪勢富貴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男或以威力強奪人子息。或全家傭作。或分房托居。賜之姓而目爲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爲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旣得爲其役。屬不復更其糧差。甘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

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謂豪匠冒合者。蘇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創造房屋。或開張舖店。冒作義男女。婿代與領牌。上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匠而冒合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鄰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蘇松乃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浮涯載舟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



家于舟以買賣辦課爲名冒給鄰境文引及河泊所由帖往來於南北三京河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引者蘇松竒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爲事之人克軍於中外衛所者輒誘鄉里貧民爲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爲之使喚作富戶於北京者一家有數處之開張爲民種田於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姪且如淮安二衛蘇州克軍

者不過數名今者填街塞巷開鋪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真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薨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囚人之戶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成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青村南漉吳淞江等所棋列於蘇松之境皆爲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特賜豪強遂使避役奸氓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爲之佈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冒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爲有司者常欲揆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衛所堅



然不答爲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已遭官旗之毒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所謂鄰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入教導無方禁令廢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轉徙居東向而藏於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於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無糧之鄉畏差勤者必投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勾攝者因起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鄰境之客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盛

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爲佳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塔名山巨剎在處有之故其鄉里游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爲之執役眉目清俊者稱爲行童年紀強壯者名爲善友假服緇黃僞持錫鉢或合併而修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爲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幫闢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畧而天下郡縣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



偽變亂板圖戶口則捏他故而脫漏田糧則挾他名而詭報惰游已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况其缺乏稅額累累如配見在之戶其中頗有智能者見其得計亦思舍賦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爲惟愚騃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民如此其多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忱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冊原該六十七

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稅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竊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漸至於無徵矣是皆惰逃不禁耕稼不勸故奸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鈍騫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蘇



松等府逃移人戶不拘通例別立一法以清理而檢制  
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可闢稅糧可完忱事出激切不  
覺觀縷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明文奇賞

卷之十

四三



漢彌縣之在鄞黃籍察而感其公吳李甚

文氣異凡口百餘田端百開蘇蘇而衣封事出感得不  
蘇華似思蘇人可不解血國限立一法以清整而蘇



數十年太  
平相畢竟  
有不可及  
處余識其  
集蘇恢弘  
博大人也

序廿六文第公思重然母以其入也皆非其人觀矣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  
遊湖湘與楚府教授吳由翁爲莫逆交由翁鄉前輩  
嘗爲予言先生博學而有智端敏而寬厚識達事體不  
矜已傲物爲文章獨追古作者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  
德可大任予聞而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  
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及忝進士被選入翰林而先生  
已居禁近叅掌機務尋常少得見獨一見歡如平生其  
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十餘年見先生言語

明文奇賞

卷之十

四四

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寬和而有則其心專在於  
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已圖至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  
論紛紛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爲一言衆莫不懾服至有  
輿論不一須臾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  
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  
出於公不以恩讎爲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  
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云入以告其君出不使  
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  
爲文辭渾淪溫潤謹嚴而淨密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  
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



而傳反以爲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論議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固無異乎四君子者而任宦四十餘年歷事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床以其續文藁授子曰其爲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沒嗚呼先生其可死也耶國家柱石後進儀

刑一日不見其感念之情慟悼之意豈獨予一人哉思其游處思其笑語聲音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序其文也耶然先生治命不可違遂投淚而序之如此先生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

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固無異乎四君子者而任宦四十餘年歷事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床以其續文藁授子曰其爲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沒嗚呼先生其可死也耶國家柱石後進儀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

緝熙聖學疏 論孟子中冓兼濟尚書薛瑄

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候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為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步艱難之日正講論為學為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晉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羣兇猶且投戈講稅息馬論道軍旅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羣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興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

明文奇賞

卷之十

臣六

倦故能剗削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漢非醜虜雖陸梁為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已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







說

猫說

薛瑄

予家苦鼠暴乞諸人得一猫形魁然大爪牙銛且利予私計鼠暴當不復慮矣以其未馴也繫維以伺候其馴焉羣鼠聞其聲相與窺其形類有能者恐其噬已也屏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既而以其馴也遂解其維繫適觀出殼雞雛嗚啾啾焉遽起而捕之比家人逐得已下咽矣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勿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噬雛是其病也獨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已則怱怱泯泯饑哺飽嬉一無所為羣鼠復潛視以為彼將匿形致已也猶屏伏不敢出既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歷穴相告曰彼無為也遂偕其類復出為暴如故余方怪甚然復有雞雛過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則嚙者過半矣余之家人執之至前數之曰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而有噬雞之病真天下之棄材也哉遂笞而放之也鼠

明文奇賞

卷之一

四八

平恕之心

其結鼠暴當不復慮矣以其未馴也繫維以伺候其馴予家苦鼠暴乞諸人得一猫形魁然大爪牙銛且利予

薛瑄

薛瑄

說



昔以多兵  
爲憂今以  
無兵爲憂  
古今人不  
相及如此

疏請旨自將復仇疏  
近該各邊送到走回人口屢報虜酋脫脫不花與也先  
讐殺而大同等處亦報煙火聲息臣等切惟也先違背  
天道辜負國恩一旦無故生變侵擾邊境荼毒生靈  
雖悔過摠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臣謙備  
員總兵日夜兢惕思所以報大朝廷之恩思所以雪前  
日之恥今犬羊自相吞噬是天授以復讐之機而不可  
失也且虜寇驚散擾亂必來窺伺我邊今春東作之時  
未免有妨耕種若非振以兵威令其遠遯則邊方屯田

明文奇賞

卷之十

四九

之事恐未能成臣等再三討議欲各統在京馬軍五千  
臣謙往宣府臣亨往大同其餘將佐于范廣楊俊孫鏗  
過興張義雷通石彪郭英劉深崔福劉鑑等內定奪前  
去蓋京師非無軍馬若帶去太多恐費邊儲且兵貴乎  
精不貴乎多故也臣等到邊遇警則所在各城軍馬悉  
聽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軍勦殺另行奏請定  
奪如蒙大允臣等所請就將三營團操軍馬內挑選  
停當整理部伍收拾軍裝什物等件至三月中旬以後  
天氣漸和啟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邊各關整撥軍馬  
以爲聲援預備策應其餘軍前合用事件臨期具奏臣



須知安飽  
二字與經  
濟入了解

等素乏謀勇之材。又無勳閭之望。叨受恩寵。任寄兵戎。苟於此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涓埃之報。則是負天地生成之恩。其於天下後世之清議。亦有所不容者。臣等昧死具題。景泰三年正月二十二日。伏乞聖恩。俯賜矜恤。以副天恩。謹奏。

### 辭欽賜第宅疏

欽蒙 聖恩。賜臣房屋居住。臣粉骨碎身。不能禱報。臣才非經濟。質本凡庸。遭際 聖明。驟膺顯擢。宣資崇重。方慚無補。于涓埃門地。寒微何意。遷居於大廈。况 朝廷多事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加以臣比年以來。染患疾動。輒喘急行步。遲緩。寓宿直房。庶便朝謁。雖居數椽。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五一

之屋。足以棲息。微軀非曰矯情。實以取便。臣又惟臣子之於 君上。惟知盡其所當為。而弗言其所當得。故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臣素無分寸之功。而叨受非分之賜。撫心知懼。揣分何堪。兼之近日以來。土星犯太微。上相而臣備員大臣。正當貶損。以禳天譴。豈宜厚享。以重災愆。伏望 聖恩。察臣愚情。暫停所 賜。候邊務十分寧息。四方俱以無虞。臣另行具本奏討。不勝感 思。俟命之至。願共 天恩。伏乞 聖恩。俯賜矜恤。以副天恩。謹奏。

### 議和虜不便疏

據鎮守大同參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俟人



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臣以賊首也先自逞梟獍之雄  
烏合犬羊之衆旣侵犯邊境而拘留上皇復入寇京  
畿而震驚陵廟其爲讐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  
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  
遣齋金繒往使虜庭賄賂纔入於穹廬虜騎已至於關  
口朝廷灼見虜情誦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  
還惟勅邊將大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  
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臣等切惟今日之事理與  
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  
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  
萬一和議旣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  
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強難制  
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  
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旣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  
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  
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旣割境土以與之又輸  
歲幣以賄之甚至降黜尊號舍垢忍恥屈已從和卒至  
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証今和議  
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成蓄銳  
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



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黜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請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啟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也

糾避事武臣疏

嘗謂竭力盡忠乃人臣之當務懷姦避事在國法所難容切照寧遠伯任禮本以庸流叨居重任所宜感激奮勵不避艱危用竭犬馬之勞以圖涓埃之報可也今

本官外示退遜而中藏詐謀身躋顯榮而心無補報膏粱紈綺縱嗜欲以為能介胄干戈咸捨置而不問先年甘肅鎮守惟務營私利已不能禦侮安邊窺見邊務方殷遂乃上章辭職既蒙取回赴京自合辭祿致仕却又不安本分望外希求計囑昌平侯楊洪奏保伊曾經戰陣精神未邁乞令管軍以備調用已蒙欽准本官今在三千營同楊洪操練軍馬並無寸長可稱亦無一策可措近該本官照得紫荆白羊倒馬關口等處易州涿州保定真定通州係屏蔽京師緊關衝要去處合當增兵守備遣將巡督議擬摘撥官軍委官統領前去臣



等爲見任禮係先朝舊臣邊郵宿將若是簡拔任用  
必能宣力竭忠豈徒望其禦侮折衝而實賴其發縱指  
示乞請勅命本官統兵於前項地方關口內外往來  
巡守已於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奏准行令任禮欽遵  
去後豈期任禮罔顧人臣之義終懷負國之心奏稱  
年老不堪領軍切詳任禮先該楊洪薦伊在京管操軍  
馬欣然就事畧無難色及改擬前去畿甸巡守輒稱老  
病不肯啟行臣等切惟周之姜尚八十而佐武王滅紂  
興周漢之趙充國七十餘而請自將屯田以降先零今  
任禮年齒無姜尚充國之邁又况各關各城去京不遠

當此人心搖惑之際國步艱難之時本官一身休戚  
實與國家共之今却不思忘身而濟難乃敢方命而  
狐恩原心實出於奸謀論罪當加於極典及照楊洪明  
知任禮倚老推奸不肯盡心爲國意在擅作威福暗  
邀人心聽從囑托朦朧薦舉夫以任禮楊洪俱爲大臣  
受恩深重手握兵柄身倚安危方且欺心玩法退縮顧  
望若此將何以爲羣臣之表率朝廷之倚賴哉合將  
各官通行拿送法司究問治以重罪以爲人臣懷奸不  
忠欺宣上方命之戒



臣因大同地方民貧歲歉具奏蠲免停徵稅糧近奉  
戶部行臣文劄似以臣言爲妄臣觀本部所議有曰正  
德十六年大同有災州縣衛所已照分數除豁無災稅  
糧不知緣何停徵者臣惟大同連年饑荒小民貧苦去  
冬今春斗米幾值三錢事勢之極言之不殫至于先年  
奏報災傷欠貢乃是有司不恤民隱之罪豈可以此遂  
以爲大同有無災之地有不饑之民哉本部所議又有  
曰大同一鎮本部給發甚多者夫大同所發該部錢糧  
乃是供給軍馬調度之用固未聞該部發幾萬兩濟某  
縣之饑又曾發幾萬兩寬某州之稅也今乃以此而塞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五四

臣之請是猶以東家之負欠而奪西隣之辨券也本部  
所議又有曰本鎮歲徵不足歲用天地所生財貨百物  
不在官則在民收貯在官者堪以接濟則拖欠在民者  
乃可寬徵臣愚不能遠舉古昔且如成化年間山西陝  
西之饑比時朝廷亦發太倉銀數十萬兩出賑臣愚  
不知彼時發銀之時各處地方在官者豈皆在在贏餘  
邪亦爲當時在官者已竭而後發之銀又未知當時各  
處地方賑之而仍徵稅糧與否也大同之饑實與之同  
而又過之賑濟旣已不得求免稅糧又所不允是大同  
之民旣不得與往且山西陝西之民比又不得與今日



山東直隸之民比也。夫邊民之苦較之腹裏特爲異甚。腹裏每畝徵草二束。而大同乃每畝四束。腹裏稅糧每有輕額。而大同存留之外皆供。王府祿米。此其苦一也。地寒霜早耕獲不得其時。或有虜患人畜俱亡。此其苦二也。軍儲缺乏。每每動調人馬。輒搜民間名。雖和買其實害不可言。此其苦三也。商賈不通。無貿易之利。此其苦四也。州縣長吏舉人者少。進士者絕無。惟知科索。不知撫字。而各衛所首領官員及分守守備內臣比肩而立。皆湏供億。民少官多。此其苦五也。是以數十年來。村邑蕭條。版籍凋落。其視成化弘治以前。十去六七。此而不恤。必至無民。若苟無民。豈有大同。旣無大同。豈復有京師。夫邊民者。所以捍禦腹裡。朝廷恩澤宜特加優渥。今乃有腹裏所無之苦。無腹裏所有之恩。何也。今大同非有強虜。南有礦賊。而號稱虎頭者。時又竊發。今州縣小民以升斗之粟。坐強盜死者不少。中間有弟兄三四人者。又有親戚三四人者。此其事勢豈可不慮。夫民心離向。幾微隱伏。固知廟堂之上。此非所急。至於變生禍作。獨不用財乎。該部所稱天之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至論。臣愚不知今日之財貨。果在官乎。若以爲今之天下家給人足。臣雖無似。斷不敢



言人不敢言

該部豈肯

以是欺陛下也。昔者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權奸。劉瑾宸濠、錢寧、江彬、張銳之屬，皆富敵于國。今皆抄沒在官。當時內府豈無掌管，豈無文簿收記？此乃今日財賦根源之地。司國計者，正當惟是之求，稽其出入而盡還之于太倉，使官闈不得占據。貴戚內臣不得濫竊。一疏不允，再疏請之；再疏不允，三疏請之；三疏不允，則以身爲之去就。繼之者又復如是。則聖明之上，豈有終不見從者哉？足國裕民，實在於此。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右近侍，官闈貴戚之手，不可必得，而姑民之求，則非今日聖明之治，而亦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五十六

部所議，又有曰：若是依擬，停徵盡免，作何區處？何穀放支？臣愚以爲區處之策，惟力請內帑之銀是也。臣聞之古人，賢聖君臣，所以足國裕民，亦自有其道。昔者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復。今年賜民田租明年，賜民田租。衛文侯衣大布之衣。始年有車五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朝廷之上，內外官廕，日有濫書。貴戚賞賜，占據橫不可制。司禮監之奏乞，諸內臣之濫設。言者屢及之，而不抑。所以糜爛其財賦者，不知其幾何。此正司國計者之憂。乃于靡有孑遺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其道何也？臣前奏免糧，該部令臣查

計臣惟計  
民而不  
爲民計



考去處見今有司徵停兩無所從臣近日又奏邊務事亦未奉明示敷政優游固為 聖明寬裕博大之體然于臣等小臣熙事圖功承流宣化不無延引歲月伏乞陛下特勅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誕乞卽加罪謹明示天下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如或有理乞卽施行

陽文奇賞

卷之一

五十二



67209

天下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如或有理乞卽施行  
陛下特勅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誕乞卽加罪謹明示  
于臣等小臣熙事圖功承流宣化不無延引歲月  
伏乞陛下特勅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誕乞卽加罪謹明示





